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 第十四回 金有氣填平缺陷 默無言斬斷葛藤

語云：莫怨莫怨，人世從來多缺陷。祖宗難得見兒孫，富貴終須要貧賤。此乃天運之循環，不許強梁長久佔。若思永永又綿綿，惟有存心與積善。

話說孫小行者，在西天門上與金星商量，金星細問其緣故。小行者因細細說道：「我跟唐師父往西天求解，纔走到葛、滕村，忽遇一個妖怪，自稱是缺陷大王，專門在平地上弄陷跌人。找老師父行不上三、五里路，就被他跌了幾跤。不是我們有些手段扶持，已遭毒手矣！後在村中訪問，方知是他作祟。我因尋到山中與他賭鬥，他鬥我不過，竟鑽入地中躲了，任你百般辱罵，只是不出來。老師父又過去不得，無法奈何。因思他慣會鑽地，定是個木妖。木妖惟金可以克之，故特來相煩老星設個法兒，同我去拿住他，好讓我師父過去。」金星道：「我聞木雖能克土，而土地畢竟載華岳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泄者，博也！厚也！惟其博厚，所以受木之克、而不受木之害。蓋土又能生金，金又能克木。目今葛、滕村妖怪能鑽在地中，弄陷跌人，想亦只是那方土地博厚不能生金以克木，故使妖怪得以鑽進鑽出。今小聖前來相顧，本該從命，奈公務在身，又未奉敕旨，怎好擅離職守去拿他？又不好叫小聖空回。我有一粒金母借與小聖，拿去埋在西北乾方土內，不消一時三刻，這金氣自充滿大地。如果是妖怪，任有神通，也不能存身再弄缺陷。他走出來，小聖便可拿他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這個法兒，老星可曾試驗過，有甚見效？」金星道：「若沒效驗，我佛用黃金布地做什麼？」小行者連連點頭道：「有理有理。既是這等，快求見賜。」金星笑道：「要別人的東西，卻這等著急！」小行者道：「哪個要你的？我只拿住妖怪就送來還你。快取來！莫要小家子，惹人笑話。」金星就在衣袖中取出一粒金母，付與小行者道：「此乃生金至寶，我是大人情借與你，不要看輕了。」小行者接在手中一看，只好豆大一粒，卻不是黃金乃是黃土。因笑說道：「我只道是件寶貝，卻原來只一點點土兒。」金星笑道：「土能生金，正是寶貝，小聖豈不知道？」小行者意會道：「承教承教。」金星道：「便說與你，不要學仙家拿去點外丹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我豈是貪財之輩。」遂將金母藏在身邊，謝了金星，一個筋斗雲依舊回到葛家來。

此時，唐半偈尚同葛、滕二老坐著閑話，並未曾睡。小行者走到面前，叫聲：「師父，我來了。」唐半偈看見，忙問道：「徒弟，你來得快。不知曾見長庚星可有什麼計較？」小行者道：「金星說，妖精弄人缺陷者，只因這方地土薄，所以被他鑽來鑽去。他送了我一粒金母，叫我埋在地下，化成陰汗將地土培厚，任是妖精也鑽他不動了。妖精鑽不動，缺陷自然漸漸填平。」唐半偈道：「論理最是，但不知可果然靈驗？」豬八戒道：「自然靈驗。」唐半偈道：「你如何定得？」豬八戒道：「如今的世界，有了金銀，哪裡還有什麼缺陷！」唐半偈點頭道：「雖非正論，意亦可取。」葛、滕兩老在旁聽了，歡喜不盡。小行者道：「師父睡了吧，明日好起早幹事。」長老依言，遂辭了到寢房安寢。小行者有事在心，偏睡不著，到得五更就叫醒豬八戒道：「我們早去幹辦停當，好拿妖怪。」豬八戒連忙一骨碌爬起來道：「哪裡去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你莫管，只拿了釘耙跟我來，不要驚動師父。」豬八戒真個悄悄拿了釘耙，跟著小行者駕雲往不滿山而來。到了山邊，就按八卦方位，在西北乾方一塊光潔土上，叫豬八戒道：「兄弟，快動手！」豬八戒聽了，不管好歹，舉起釘耙就鋤，只一耙就鋤了一個大深坑。因說道：「果然地土甚鬆。」小行者隨取出金母放在裡面，依舊叫豬八戒將土扒在上面蓋平。立了一會，因想念道：「此寶要一時三刻方有應驗，我們且回去打發師父起來安穩，再去尋他不遲。」遂踏雲回到葛家。略歇了一會，早已天色微明。唐半偈正睡醒，連忙起身穿衣。看見小行者與豬八戒侍立，因問道：「你說絕早要去幹事，為何此時還立在此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我們的事已幹辦完了，只等師父起來說明，著豬八戒護守，我就去拿妖怪了。」唐半偈道：「那妖怪既能鑽來鑽去，弄人的缺陷，定也有些手段。你一人恐拿他不倒，莫若叫豬守拙幫你去。」小行者道：「豬師弟同去也好，只怕師父有失。」唐半偈道：「我自在此坐，諒也無妨。」小行者奉了師命，遂同豬八戒復到不滿山來。

此時天已大亮，金母之氣已遍滿大地。地下那些妖精被金氣侵凌，漸漸皮肉受傷，如何存得身牢？只得鑽了出來。不一時，滿山滿野俱是妖怪。小行者看見大喜道：「果然金氣有靈，妖怪都出來了。」因目視豬八戒道：「兄弟，此時不動手，等待何時！」豬八戒聽見叫動手，便舉起釘耙笑嘻嘻禱祝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今日釘耙發利市了。」遂不管好歹，只望妖精多處一路鋤來。那些小妖看見釘耙鋤得凶猛，要鑽入地中躲避。不期地皮堅硬似鐵，頭皮撞破也鑽不進去，急急四散逃生，逃不及的，多被豬八戒鋤死。鋤死的妖精無數，現了本相，卻原來都是些狗彘變的。小行者看了笑道：「怪道會打地洞，弄人的缺陷！」二人將妖精打盡，只見老妖。二人分頭各處找尋。

卻說老妖躲在地中，指望挨得小行者去了，再出來作怪。不期金氣大發，滿身逼來，東邊躲到西邊，西邊也是一樣；北邊躲到南邊，南邊也是一般。漸覺冷陰陰的，傷皮破骨，存身不得。心中暗想道：「從來此地最鬆最薄，任我鑽出鑽入，以缺害人，今日為何忽堅硬起來？定是那個西天去求解的和尚弄的神通。這和尚昨日既鬧絕了我的香火，今日又弄金氣逼我，□吩咐恨。欲要與他相持，卻又殺他不過。他說奉師父上西天，這師父決是當年唐僧一流人！莫若乘便將他師父拿去吃了，以報此仇。但不知他師父在哪裡！」心雖思想，當不得金氣滿身亂攻，沒奈何提了雙鞭鑽出地來，恰正撞見豬八戒拿著釘耙趕殺眾妖，殺得眾妖尸橫遍野，心下大怒道：「哪裡又走出這個長嘴大耳的和尚來了！」因氣狠狠的舉鞭就打。豬八戒看見，笑道：「好妖怪！你躲在地洞裡逃死罷了，為何又出來納命？想是你的缺陷倒躲不過了。」舉耙將鞭一隔，就隨手照頭鋤來，妖怪撒鞭抵還。二人交上手便鬥有□數餘合，妖怪正有些招架不來，忽又聽得小行者尋將來大叫道：「兄弟用心，不要走了妖精。」那怪愈加著忙，只得虛晃一鞭敗下陣去；豬八戒如何肯放，緊緊追來。那妖怪急了，往地下亂鑽，一連撞了幾頭，將頭皮撞得生疼，莫想鑽入分毫，欲回身再戰，又見小行者趕到，□分著急，只得弄了一陣狂風向東南逃走。不期葛、滕村正在東南，唐半偈等不見兩個徒弟回來，剛與葛、滕二老同到門前來盼望。恰遇妖怪逃來，忽見了一個和尚，暗想道：「這地方從無和尚，這和尚定是他兩個的師父了。相逢窄路，不拿他去更待何時。」遂乘便伸下手來，一把將唐半偈抓住，竟一陣風去了。嚇得兩個老兒跌倒在地，魂膽俱無。不一刻，小行者與豬八戒一同趕到，見兩個老兒在地下爬，因問道：「為何如此？」兩個老兒慌張道：「不好了！唐老爺被妖怪拿去了！」小行者聽了，□分焦躁道：「我原要叫八戒守護的，師父不聽，果然有失。」豬八戒道：「埋怨也無用。那怪會吃豬羊，定會吃人。我們快去找尋，不可遲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地方得了金氣，缺陷已將填滿，妖怪料鑽不入。畢竟還有個巢穴在那裡，須問個根腳，方好去找尋。」因看著葛、滕兩老道：「你們地方上的土地廟在哪裡？」葛根道：「我們這地方沒有土地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有土此有人，有人便有郊社之禮，哪有沒土地神之理？」滕本接說道：「聞得當先原有土地，只因缺陷大王來後，遂不在了。」正說不了，只見一個白須矮老兒，頭戴破帽，身穿破衣，急忙忙走來，跪在小行者面前，口稱：「葛滕土地叩見，拜謝小聖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我方纔問，說是這地方沒有土地，你卻是哪裡來的？」那土地老兒稟道：「既有地土，自有土神，但土神必須地土寧靜，方得安居顯靈。這葛、滕兩村地土原薄，就是妖怪未來，已被葛藤纏繞不了。今又來了這妖魔，每日領了許多子子孫孫鑽來鑽去，將一塊地土竟弄得粉碎，生長不得萬物，故小神不敢虛受兩村香火，地方所以說沒有。今蒙小聖法力，借得金母入地，一時缺陷盡平；小天蓬又將群妖打死，老妖怪再也不敢來了，就來也沒處安身，故小神仍得守職，特來叩見，拜謝小聖。但倉卒到任，衣冠襤褸，不成威儀，望小聖恕罪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據你這等說，是我來替你地方填平缺陷。今將師父失去，倒自弄個缺陷了。你且起來，我問你，你雖一向不管事，我看你說話倒象是個有心人，這妖怪的來蹤去跡，你定然知道。今不知攝了我師父在何處？」土地道：「小神雖不知詳細，但聞得昔日這葛、滕兩姓牽纏，是非不了，一種膠結之氣，遂在東南□里外無定嶺上，長了無數葛藤，枝交葉接，纏綿數□里，再沒人走得過去。這葛藤老根下有一洞，洞中甚是深澳，這妖怪想在那裡面存身。因這無定嶺是葛、滕兩村的來脈，嶺上生的

葛藤破了兩村風水，故這妖走來村中，弄人的缺陷、受享豬羊祭賽。今既被小聖與小天蓬打敗，定攝了唐師父仍躲到舊洞去了。小聖要訪根腳，須到那裡去尋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兩村無數人家，既知是嶺上葛藤破風水，何不叫人將刀割斷？」土地道：「這些俗人議論紛紛，又無慧劍，又不猛勇，如何斬得他斷？還望小聖垂慈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待我斬斷葛藤，拿住妖怪，叫地方替你立廟。你去吧。」說罷，那個白須矮老兒忽然不見，驚得葛根、滕本連連合掌道：「孫老爺真是德重鬼神欽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不消閑話，好好看守馬匹、行李，我同師弟去救師父、拿妖怪就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兄弟二人駕雲往東南而來。不片時，到了無定嶺。果然望見無數葛藤纏做一片。

卻說那妖怪攝了唐半偈躲入洞中，將唐半偈摔在地下道：「好和尚呀，叫你徒弟來拿我！你今被我拿來，有何理說？」唐半偈在地下將身正一正，盤膝坐下，並不答應。妖怪看了轉笑道：「好和尚，我拿你來是要吃你，不是請你來看經念佛。你這等端端正正坐著，假充佛菩薩體面，難道我就饒了你不成！」唐半偈只不做聲。妖怪本意，拿來就要吃他，見他元神聚而不散，難以動手，因想道：「待我細細將佛法盤問，他若說差，先打得魂飛魄散，便好吃了。」手提著藤鞭，指定唐半偈喝道：「你既做和尚，就是佛門弟子，佛家的事自然知道。我且問你，還是有佛還是無佛？答應得來便罷，答應不來只是一鞭！」唐半偈只不答應。妖怪道：「這種事，你這游方和尚料不知道，且饒你打。再問你，你們和尚開口便念南無佛，既是南邊無佛，為何觀世音菩薩又住在南海？」唐半偈只不答應。妖怪又問道：「佛既清虛不染，為何《華嚴經》又盛誇其八寶莊嚴，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？」唐半偈只不答應。妖怪又問道：「吞針開好色之門，割肉取捨身之禍。佛家種種異端，有什麼好處？」唐半偈只不答應。妖怪見不答應，因說道：「你這和尚想是半路出家的，故這些古典全不曉得。你既要往西天去求真解，當年唐三藏取經之事，自然曉得的了。既行方便，若有真經，就叫孫行者、豬八戒、沙和尚三個徒弟去求未嘗不可，為何定要唐三藏歷這萬八千里遠途，究竟為何？佛法又說慈悲，若果慈悲，就叫唐僧一路平安的往西方，為何叫他受苦？也不見□分慈悲。」唐半偈聽了他的言語，便合眼默然全不答應。妖怪問得口乾舌枯，當不得唐半偈默不開口。正在無法奈何，忽聽洞外面吆吆喝喝叫拿妖怪，嚇得個妖怪躲在洞中聲也不敢張，氣也不敢吐。

卻說小行者與豬八戒，尋到嶺頭上，看見一片葛藤，知道妖怪的洞穴在裡面。小行者便用鐵棒去打，豬八戒便用釘耙去鋤。爭奈那葛藤是軟的，棒打到上面便隨棒打倒，急掣起棒時，那葛藤依舊牽纏如故；耙鋤到上面又不痛不癢，欲收耙時，九個耙齒轉被葛藤糾住，收不回來。急得個呆子暴躁如雷，大嚷大罵道：「妖怪，弄你娘的軟腳索在此絆我！」盡力將葛藤扯斷，急欲再鋤，又被絆住。小行者看見道：「兄弟，不是這等鋤。且住手，與你商議。」豬八戒果然住了道：「哥呀，有甚商量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我聞得是硬難煞軟，我們的鐵棒、釘耙俱是硬的，他這葛藤枝葉是軟的，如何弄得他過！我們只尋著他的硬根一頓砍，砍倒硬根，這軟枝條便無用了。又聞得：一落言語，便惹葛藤。我與你這等吆吆喝喝，葛藤一發多了。我們如今只閉著嘴，使葛藤纏我們不著，包管一砍就斷了。」豬八戒聽了道：「閉著嘴固高，只是氣悶得慌！但不知硬根在何處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只揀枝幹粗處一路尋去，自然尋著。」豬八戒依言，將嘴緊緊閉了，跟著小行者，只揀大枝幹隨彎就曲一路尋來，直尋了半里多路，方尋著一個大盤根，足有丈把多大，上面橫條曲幹纏結一團。小行者知道是根在此，忙用鐵棒將上面的枝葉撥倒在半邊，因向著豬八戒努努嘴。豬八戒會意，也不言語，舉起釘耙來，不管好歹，照著盤根盡力往下一鋤，掣出釘耙來，那根早已半邊離土，再復加兩鋤，那根邊豁喇一聲已被鋤斷，倒在半邊，根下面早露出一個大洞來。小行者看見歡喜，因吩咐豬八戒道：「你好生在洞口把守，待我跳入洞去看看，若是妖怪逃出來，定要捉住，不可放走。」豬八戒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小行者因將身一縱，跳入洞中。只見唐半偈低眉合眼，端端正正盤著雙膝坐在地下，卻不見妖怪。因叫一聲道：「師父，我來了！那妖怪在何處？」唐半偈聽見是小行者聲音，方開眼道：「妖怪想是躲往後洞去了。」小行者提著鐵棒趕進後洞去。

原來那妖怪聽見小行者二人尋將來，嚇得心驚膽戰，初還倚著葛藤纏緊尋不進來，後聽見葛藤斬斷，慌得手腳無措，只得躲到後洞，現了獼猴的原形，沒命的往地下亂鑽。誰想地下得了金氣，□分堅硬，再鑽不進去。鑽來鑽去，只鑽了一個深坑，將身伏在裡面。小行者趕到後洞來尋妖怪，不期後洞黑暗看不見，只將鐵棒東西上下亂搗，恰好一棒正搗著妖怪。那妖怪忍痛不過，大叫一聲，往前洞就泡，小行者隨後緊趕。妖怪急了，要逃性命，又看見洞口大亮，葛藤盡倒，只得負痛往洞外一跳。誰知豬八戒緊緊守著洞口，看見一只獼猴跳出來，知是妖怪，舉起耙來將頭一鋤，急掣耙看時，早已九孔流血，嗚呼死矣！小行者忙到洞口問道：「妖怪可曾拿住？」豬八戒道：「拿便拿住，只是不活的了，不知師父可在裡面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在裡面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既在裡面，妖怪已死了，何不快請他出來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在裡面打坐哩，怎好驚動他！」唐半偈聽了忙起身笑道：「不是打坐，乃以正伏邪，以無言制有為耳！」小行者聽了歡喜，忙扶唐半偈出洞，又叫豬八戒到嶺下人家討一個火種來，聚些亂草敗葉，放一把火將一帶葛藤燒個乾淨。小行者叫豬八戒拖著死妖怪，自扶持唐師父一同駕雲而回。正是：

土逢金固體，木遇火燒身。

不知師徒回葛、滕村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